

文風與校風

· 甲凱 ·

在我的記憶裏，北醫的校友中，喜愛文學而又擅長寫作的人，為數頗不在少。隨便舉幾個人；如喻麗清，藥學系畢業。現居美國，她的散文在高中畢業時即已鍛鍊的相當雋永清新，格調優美，有其自得的情感和興會。在大學讀書時，藥學功課之外，常為各報副刊撰文，直到目前仍可見到她的海外來稿，文筆更成熟了。在校時我嘗勉勵她學朱自清，她却醉心於張秀亞，其實她自有風格，已可脫離模仿的窠臼。

再如陳惠亭醫師，在校時喜歡編編刊物，舉辦書畫欣賞會，他具有中國文人傳統的素養，謙虛好學，平實近人，寫文章喜從學術觀點着眼，所以比較長於議論。課餘之暇喜愛書法，到美國行醫之餘，曾在林肯城教外國人學中國話，中國文，以及寫中國字，這一些事情，似乎已成為他做外科手術外的精神寄託，如此發展，大概要歸功於他在自修方面的成就。

第三位可以提的是邱欽亭校友，在校時他喜愛作抽象油畫，也擅長寫理論文章，重視思想和內涵。對於作畫，喜愛用綠色的調子，有時顯得很沉重，其實是堅強的透露。他的作文擅長透視人生問題，當與解剖刀和畫筆有關，似可代表習醫者的文學特長。

以上三人只不過舉個例子說明三種典型；一是純文藝型，屬此型的學生，不論在本校或其他院校來看，應該居

途，尤其女孩子，細膩委婉是其所長。

二是文士型；屬此型者，必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素養深厚，喜愛詩、詞、書、畫，有古代文士的灑脫，比較不重視流行的東西，而愛好古典的，文如其人，當然富有典雅的風格，惟此型的人在理、工、醫學院裏實不多見。

三是思想型；好學深思是用功的學生之所長，是以思想型的學生在我校較多，北醫的刊物在大學刊物中居於上層，當與此有關。我覺得本校過去或現在，編輯刊物者多屬此類同學，他們受了醫學上的科學訓練，加上悲天憫人的心情，融會於文字、聲音或繪彩之中，每有常人難及的境界。我也注意到在本校讀書的同學，一般來看相當愛用腦筋，去思索文學或哲學問題，只是有人表現於外，有人則深藏不露，可是總有成熟的一天。

不論屬於那一型的文藝愛好者，或好學深思者，只要他想寫作，或樂于發表，我有一項建議，就是要寫就寫出自己的東西，而且態度應該嚴肅，不要兒戲。

假如我們們心自問，自己最喜歡說的是那一類的話？問題是不難回答的，當然我們愛說那些「必須說的話」，「喜歡說的話」。有時候，我們受了別人的託付，代替他傳述一番話，或是為事實上的需要，不得不向人家勉強敷衍幾句，這些話都是不必要說的，未必歡喜說的話，固然未嘗不能夠說，但是我們說這些話的時候，興趣就差的多

文風與校風

人群中宣示自我，或者發表內心的感興，所以凡合乎這兩個條件的話，我們不由自己的會高高興興的去說。至於代替他人傳話，或勉強同人家敷衍，往往都是言不由衷，話雖照樣的說，然而興味却要差的多。

寫文章與說話本是同一源頭的事，所差的是說話用聲音，作文用文字而已。所以由於說話的經驗，我們也可以得到有關作文的啓示。啓示什麼呢？倘若自己沒有什麼想法要宣示，也沒有對什麼事物有所感興，就沒有什麼話要寫，沒有什麼話要寫，而勉強去寫，效果就差的多了。

勉強去寫作的事當然也是有的，而且頗不希罕，這是由於作者的不自覺，或者是要達到某種目的，非胡亂寫一些文字不可。譬如作者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，受了別人的影響，似乎覺得胸中有物，非宣洩不可，但是寫出來之後，實在與他人的文字沒有什麼兩樣，這就是不自覺的勉強寫作，作品當然不能稱得上好。至於利用文字來達到某種目的，那證明他自己並沒有什麼可寫，不得不採取他人的立意或情思去寫，這是明知故犯的勉強寫作，以上兩種作者雖有「不自覺」或「明知故犯」的差別，但其毛病總是在於「模仿」。

文章雖出於模仿，但不自覺而出於模仿的作者會申辯，說他寫的文章是出於必要和歡喜；而明知故犯趨於模仿的作者，也會不承認他的模仿，所以我們在這裏有一尺度來衡量此一問題，這個尺度就是「誠實」，也就是古人所

說的文德。一篇東西的內容是否確是自己立意所寫，應是一個作者首先考慮的問題，自不待言。

浮夸和兒戲也是與「誠」這個字正相反的，很有一些人在寫作上就犯了浮夸或兒戲的毛病，其原因也有有意的與無意的分別。譬如論事，作者為才力所限，自以為竭盡智能了，但還是得不到實際，草率的寫下來，就成了浮夸的文字；再如寫情，作者為素養所限，自以為他的材料很有價值，但其實近於粗俗的趣味，就此寫下來，便是兒戲的態度了。

至於所謂有意的去犯浮夸或兒戲的毛病，當然也是存心懷著利用文字的心理，希望達到某種目的。例如任意顛倒是非，藉以混淆人家的聽聞，誇大的宣揚某一人或某一事，就是浮夸；藉著述以牟利取名，迎合人們的弱點，當然就是兒戲了。一個寫作者，不論有意或無意，一旦犯了這些毛病，就是學行上有了缺點，其原因皆發生於不誠，所謂「不誠無物」，即是此意。

我校的校訓是「誠樸」，此不僅有關於做人、做醫，尤關係於作文。心中常有此二字，文風可正，校風自然也趨於正。文風是屬於部分的，（屬於作品，作家或刊物）校風則屬於一個學校的團體；文風是居於上層的，校風則趨於普遍，所以本校喜愛寫作的同學們，在文風上應力求其正，在作品上應力求其誠，如此則發揚文風而外，兼可發揚我們的校風，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嗎？

· 甲凱 ·